

藏書

(明) 李贄 著

(明)李贄著

藏書

第三冊

中華書局

德業儒臣前論

李生曰。道之在人。猶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猶之掘地而求水也。然則水無不在地。人無不載道也。審矣。而謂水有不流。道有不傳可乎。顧掘地者。或棄井而逃。或自甘於溷濁鹹苦。終身不見甘泉。而遂止者有之。然而得泉者亦已衆矣。彼謂軻之死不得其傳者。真大謬也。惟此言出。而後宋人直以濂洛關閩接孟氏之傳。謂爲知言云。吁。自秦而漢而唐。而後至於宋。中間歷晉以及五代。無慮千數百年。若謂地盡不泉。則人皆渴死久矣。若謂人盡不得道。則人道滅矣。何以能長世也。終遂泯沒不見。混沌無聞。直待有宋而始開闢。而後可也。何宋室愈以不競。奄奄如垂絕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傳者哉。好自尊大標幟。而不知其詬誣亦太甚矣。今夫造爲謗言。誣陷一家者。其罪誅。今以一語而誣千百載之君臣。非特其民無道。其臣無道。其君亦且無道。一言而千古之君臣皆不免於不道之誅。誣罔若此。有聖王出。反坐之刑。當如何也。而可輕易若此矣乎。晚年多暇。意欲一洗千古之謗。而力不能致全書。又老來好書。目力旣竭。計有行游四方。就正有道。日聞所不聞。庶幾快之。而筋力衰矣。出門復難。就正未易。噫。耳目無功。聞見自狹。予雖欲尙論古人。以知其世。何可得也。姑卽平生所知者。錄而別之。目爲有德之儒。雖師友淵源莫詳次第。而僅存什一。要當知道無絕續。人具隻眼云耳。

藏書卷三十二 儒臣傳

德行門

一 德業儒臣

荀卿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講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讖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胡說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事小敵彘。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陘隘。其使民也。酷烈。懷之以慶賞。鎗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鬪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強。長久之道。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綦節之理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

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胡說。以下說道理不中用。故招延募選。隆勢詐。尙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隣敵。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尙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爲雌雄耳。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王曰。善。請問爲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徒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是亦賊也。故順刃者生。僇刃者死。奔命者貢。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以兵爲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李生曰。荀與孟同時。其才俱美。其文更雄傑。其用之更通達而不迂。不曉當時何以獨抑荀而揚孟軻也。中間亦尊周孔。然非俗所以尊者。亦排墨子。亦非十二子。然亦非世俗之所以排。所以排所以非者。故曰荀孟吁得之矣。

孟軻 附樂克論

李生曰。孟氏之學。識其大者。眞若登孔子之堂而受衣鉢也。其足繼孔聖之傳無疑。其言性善亦甚是。然至盡排

衆說猶未免執定說以騁己見。而欲以死語活人也。夫人本至活也。故其善爲至善。而其德爲明德也。至善者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惟無善無不善。乃爲至善。惟無可無不可。始爲當可耳。若執一定之說。持刊定死本。而欲印行以通天下後世。是執一也。執一便是害道。孟氏已自言之矣。惟夫子之善言性也。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上知與下愚不移。不執一說便可通行。不定死法便足活世。故曰孔子其太極乎。萬世之師之也宜也。孟氏知尊夫子而願學之也亦宜也。然以爲賢於堯舜。以爲生民未有。則亦不自知其言之過矣。夫孔子自謂好古敏求。學而後知之者矣。乃堯舜性之也。何易賢也。若謂舉作用而言。則孔子之舉措。分明是舜以下聖人之舉措也。觀其夢寐周公可見矣。夫周公且非舜比也。而況堯乎。當堯之時。洪水之害極矣。衆方舉鯀。堯故知之。然且順衆而用之。不徒用之。用之且至于九載。至九載而續用弗成也。乃已。其舉禹。舉稷。舉皋陶。伯益。舉十六相而誅三凶。且殛鯀也。皆舜攝位以後事也。由此觀之。則堯之端拱成化。後世烏能知之哉。而以爲賢於堯。不過情乎。然此猶可委曰弟子互相神聖其師云耳。乃王霸之辨。則舛謬不通甚矣。夫稱天下之所歸往曰王。前此而王者有三。故曰三王。王者不足爲天下之歸往。則方伯連帥修其職業。佐王者以定諸侯。寧一天下。於是始稱方伯之任。故謂之伯。言其能任伯兄之事。率諸兄弟以宗周。無敢相攻伐也。此其借之力。固所以修方伯之職。非分外舉也。何以得罪於三王乎。吾以爲正有功於三王者矣。故爲三王易。爲五伯難。夫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二百餘年之周。借是以延長不滅。誰之功耶。而以謂無道桓文之事可歎。蓋孟氏徒知夫子小管仲之器。而不知夫子實心服管仲之功也。其小仲之器者。亦大概爲門弟子云耳。當時如子貢不免以得邦家望夫子。故夫子曰。待勢而彰。其器小也。人亦何待功業烜赫而後足以立於世哉。非以夫子之事功爲能有加於仲也。

李生曰。孟子以樂克爲善人信人。夫曰善人。則不踐迹矣。曰信人。則有入室之望矣。可喜何如也。夫人之所以終不成者。謂其效顰學步。徒慕前人之迹爲也。不思前人往矣。所過之迹。亦與其人俱往矣。尙如何而踐之。此

如嬰兒然。嬰兒之初生也。未能行立。須藉父母懷抱提攜。乃能有往。稍長便不用矣。況既長且大歟。今之踐迹者。皆嬰兒之類。須賴有人在前爲之指引者也。非大人之事也。夫大人之學。止於至善。至善者無善之謂。無善則無迹。尙如何而踐之。然則非但不必踐。不可踐。不當踐。雖欲踐之而不得焉者也。夫孔子非迹乎。然而孔子何迹也。今之所謂師弟子。皆相循而欲踐彼迹者也。可不大哀乎。惟是世間一種善人自然脗合至善之初。生來便自不肯依人脚跡。作轅下之駒。故孔子屢稱之而極言其不可得見爾。乃孟子遽以許樂克。則樂克亦可人哉。吾且極言之。凡人之生。負陰而抱陽。陽輕清而直上。故得之則爲狂。陰堅凝而執固。故得之則爲狷。雖或多寡不同。參差難一。未能純乎其純。然大概如是而已。惟彼純陽之健。純陰之順。則其人難得見。故夫子思之。自今觀之。聖人者。中行之狂狷也。君子者。大而未化之聖人也。善人者。狂士之微稱也。有恆者。狷者之別名也。是皆信心人也。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曰主忠信。夫善人而至于信。則駸駸矣。是信者。狂狷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惟其不學。則謂之善人。從事於學。則謂之君子。由有學而悟無學。則謂之中行。而信實根抵之矣。學者不識善人之實。乃以廉潔退讓篤行謹默之士當之。是入鄉愿之室而冒焉以爲登善人之堂也。一何視善人之淺哉。孔子之門。曾點以狂而見道。曾參以狷而信道。此其彰彰較著焉。求之於古。必如伯夷。伊尹。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方可名爲狷者。若柳士師。則狂者流矣。由此觀之。放勳狂而帝。文王狂而王。泰伯狂而伯。皆狂也。若舜也。禹也。湯與武也。以至太公。周公之列。皆狷也。微子狂而去箕子狂而奴。比干狷而死。夫子曰。殷有三仁焉。曰三仁無彼此也。管夷吾狂之魁也。漢高帝狂之神。文帝狂之聖也。陶朱狂而哲。子房狂而義。莊周列禦寇。道家之所謂狂也。曹相國。汲長孺。道家之所謂狷也。皆能措刑於不用。己不勞而民安之矣。荀之與楊。聖門之所謂狂狷也。韓子何人而遽指其醇疵哉。若陶淵明肆於菊。東方朔肆於朝。阮嗣宗肆於目。劉伯倫王無功之徒肆於酒。淳于髡以一言定國肆於口。皆狂之上乘者也。難之難者。其東方生乎。避世金馬門。以萬

乘爲僚友。所謂古之狂也肆。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人而與之。是狷也。孟氏之所謂次也。猶言志至而氣卽次之。謂不可以軒輊也。惟天之生狂者不數。故古今豪傑獨狷者差多耳。吾且略陳其一二焉。伍員以孝狷。屈平以忠狷。藺相如以勇狷。貫高以氣狷。魯仲連之倫以俠狷。天下後世但指以爲一偏一曲之士。未有知其修者。下至東漢節義之士大率如此矣。惟牛醫兒一脈頗爲害事。甚至互相標榜。目爲魯國顏子。自謂既明且哲。實則賊德而禍來學。回視家國將傾。諸賢就戮。上之不能如孫登之污埋。次之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下之不能興狐兔之悲。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爲名高。是誠何忍哉。此鄉愿之學。狂狷之實。不可以不早辨也。寧獨是文章亦然。李謫仙。王摩詰。詩人之狂也。杜子美。孟浩然。詩人之狷也。韓退之文之狷。柳宗元文之狂。是又不可不知也。漢氏兩司馬。一在前可稱狂。一在後可稱狷。狂者不軌於道。而狷者幾聖矣。雖心源瑩徹。未知何如。予獨怪其論人物。定是非。古今前後一眼覷破。如日鏡之於形影也。如死者復生立而在于前。相對語笑。復歔歔泣涕。感慨抵掌搯腕而不能已也。蘇氏兄弟一爲狂。一爲狷。坡公論議節概頗與謫仙相似。第猶有耿耿忠愛之意。卒至坎壈以死。亦其宜耳。當其時君相知之矣。但所謂知公者亦不過以其才之奇耳。則謂之不知公亦可也。其殆孔北海稱正平之狂與。嗟夫。世無孔子。則古今天下無真是非。世無司馬。則誰爲繼孔子者。此予之所以語狂狷也。知狂狷則知善人矣。然則樂克亦可人哉。

楊雄

楊雄。字子雲。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顧常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

哉。一生主意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嶧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甘泉本因秦離宮。既泰畤。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慮妃。以微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其十二月羽獵。雄從。聊因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畝漢中。張羅網罟。罾捕熊羆豪豬。虎豹豺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阨。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尙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雄以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於是輟不復爲。而大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客有難玄太深者。雄又解之。號曰解難。班固贊曰。此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

徒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蓋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也。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大。相與依放而馳騁。云於時皆忽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尙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六。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者。尙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馬融

馬融。扶風人。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博通經籍。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不應。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饑困。乃悔而歎曰。古人有云。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也。故往應騭。召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

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驚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鄧署。復在講部。車駕東巡。宗融上東巡頌。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桓帝時。爲南郡太守。融舊得罪大將軍梁冀。冀因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年八十八。卒於家。族孫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遂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讖。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范氏見道語。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好學。不樂爲吏。其父數責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得力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歎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遊學十餘

年乃歸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及黨事起乃與孫嵩等四十餘人同被禁錮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迫脇玄不得已詣進進爲設几秩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遂逃去時年六十矣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玄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禮玄嘗屣履造其門又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者之意今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稱曰公商山四皓潛光隱輝世嘉其高亦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以旌異之會黃巾寇青部玄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賓師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倉卒羅拜因相約不入玄境袁紹時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玄最後至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說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辨對或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汝南應劭時亦在坐因自言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紹乃表玄爲左中郎將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令所過長吏送迎玄皆以病自乞五年春夢孔子告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時袁紹方與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逼玄隨軍玄不得已載病而行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縵經赴會千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依論語作鄭志八篇玄所著凡百餘萬言

王通

王通字仲淹太原人父隆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未嘗不稱善後出爲昌樂

令秩滿退歸。遂不仕。四年通始生。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敝。天下何爲而一乎。通時甫十歲。對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夫子之歎。蓋憂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後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瑛。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通始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因奏太平十二策。帝喜曰。此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多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矣。通知謀不用。乃歸。大業元年。徵不至。通乃續詩書。正禮樂。脩元經。讀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允。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竇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焉。十三年。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共議諡。謂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李生曰。文中子於道稍有見。其自負亦不小。然學未離門戶。教不出垣牆。而責房魏不能興禮樂。舛矣。當太宗時。門弟子羅列將相。未爲不遇也。而曰有君無臣。曰必待董薛。則仲淹之教可知矣。彼其區區。欲以周公之禮樂治當時之天下。以井田封建肉刑爲後世之必當復。一步一趨。舍孔子無足法者。然則使通而在。猶不能致治平也。況其徒乎。

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易經教授吳中。景祐初。更定雅樂。范仲淹薦瑗。以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丁度等謂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祕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辟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鍾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祕閣。遂典作樂。

授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乃以太常博士致仕。陳瓘問徐積。佛氏有悟門。儒者有否。積曰。有。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姬。一日延積中堂。二姬侍側。積請於先生曰。或有問者。何以告之。先生曰。莫安排。

李生曰。不安排正安排也。胡安定尙未夢見安定在。況徐積乎。

穆修

穆修字伯長。汝南人。師陳搏。傳易學。性豪褊。少合人有書其詩于禁中者。真宗見之而問。或對曰。穆修。上曰。有士如此。何以不薦。宰相丁謂對曰。此人行不逮。由是上不復問。登進士第。爲潁文學參軍。當時呼曰穆參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修因丐於所親。得鏤板印數百帙。攜入京鬻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共取閱。修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全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事聲律。未知古文。修始爲之倡。其後尹洙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李之才

李之才字挺之。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坦率自信。無矯厲。師河南穆修。修性太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之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初爲衛州獲嘉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築室於蘇門山百源之上。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真人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具眼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然後授易而終焉。之才

器大久不調。或惜之。石延年曰：時不足以容君。盍去之。遂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范雍守孟，未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相送者皆出境。頃謫安陸，之才沿檄見雍於洛陽。前日相送之人無一在者。雍始恨知之之晚云。澤州判官劉義叟從受曆法，世稱義叟曆法，遠出古今。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啓之。歐陽修使河東，薦義叟及修唐史，令義叟專修律曆天文五行志。

邵雍

附邵伯溫

邵雍，字堯夫，雍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善之，始居衛，師事李之才。後居洛，幾三十年，築安樂窩以居，自號安樂先生。病畏寒暑，嘗以春秋時行遊，每出乘小車，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或經月忘返。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斐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卽命爲先生處士。雍謝曰：若進，豈能禁吏責？見平生矣既閒，安更用名爲弼，乃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王拱辰尹洛，以雍應詔，除試將作監主簿，不起。熙寧二年，呂誨、吳充、祖無澤薦雍，除潁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卽引疾。雍於是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雍曰：某爲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富弼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雍天津隱居相邇，曰：自此可時相招矣。雍曰：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弼謝客，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雍論天下事，弼喜甚，不覺獨步下堂。雍戲曰：忘卻拄杖矣。弼以雍年高，勸學修養。雍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熙寧二年夏，感微疾。雍笑謂司馬公曰：雍欲觀化一巡。程頤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雍曰：無可主張者。至七月四日夜五更，捐館。雍卒，程顥誌其墓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

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洛。請諡于朝。歐陽修之子棐。時在太常。謂人曰。棐昔入洛。先公正參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之。棐至洛。見先生。先生特爲棐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棐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爲博士。次當作諡議。乃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謝良佐云。堯夫直是偏霸手段。如富公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他將做小兒樣看。明道云。堯夫欲傳數於某兄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堯夫驚拊其背曰。大哥怎恁地聰明。雍疾革。頤間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雍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頂門一針況能使人行也。一日頤又往視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無事否。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說。一人云。有新報。堯夫問有甚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卻幽州也。治平間。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何以知之。雍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鵠退飛。鵠鵠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熙寧初。其言乃驗。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去。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妙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雍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一日守請雍與惇會。惇縱橫議論。初不知雍。因語及洛中牡丹。守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鶯甚。雍乃言曰。洛人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後知者下也。惇默然。惇後欲從雍傳數學。雍謂須十年不仕乃可。伯溫云。邢和叔欲從先君學。先君略爲開其端倪。和叔接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故和叔留別詩有云。圯下每慚呼孺子。牀前時得拜龐公。先君亦云。觀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

石公謝顯道云。堯夫之數。邢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姦雄。

邵伯溫字子文。初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欲詣闕。恕召之。伯溫謂康曰。公休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可如何。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必爲異日之悔也。康不聽。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他日全身保家之計。蓋恕以康爲司馬光之子。若言確有定策功。世必信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常事康節。因與伯溫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苟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可忘矣。惇方與黨獄。故伯溫以此諷之。徽宗卽位。伯溫上書。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雍常與伯溫曰。世亂蜀安。稍可寧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常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之奸。投之死地。亦何足惜。范忠宣知國體者也。故每欲薄確之罪。時既不能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用心也。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疾惡太甚。卒貽後日縉紳之禍。可奈何。趙鼎少從伯溫游。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崇寧。世以此三語蓋伯溫出處云。

周敦頤

恩蔭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敦頤博學力行。聞道甚早。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尙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珣攝通守事。因與爲友。亦通。而使其二子顥。頤往受學焉。移柳州。轉簽書合州判官。趙抃時爲使者。人或譏敦頤。抃信之。及抃守虔。敦頤適通判州事。抃熟視其所爲。乃更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廬山之麓有溪。發源於蓮花峯。潔清紺寒。下合湓江。敦頤樂之。因取督道所居濂溪爲之號。而築書堂其上。熙